

## 《讀書雜誌》資料便檢

朱國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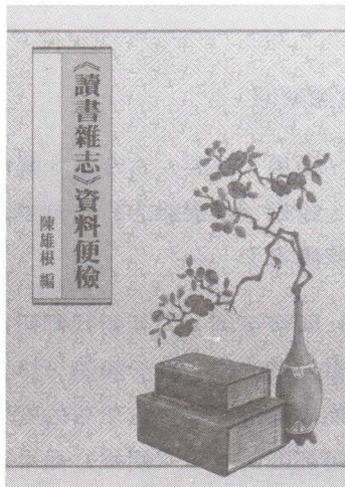
王念孫（1744 - 1832）是清乾嘉年間的大學者，一生著述甚多。主要的有兩部，一部是《廣雅疏證》，一部是《讀書雜誌》。其中《讀書雜誌》是他晚年的力作，萃集他學生學問的精華。

《讀書雜誌》採用札記的形式，將子、史、集中重要典籍的譌錯衍奪以及文義隱晦之處，逐一加以條辨。全書共八十二卷，計《逸周書雜誌》四卷，《戰國策雜誌》三卷，《史記雜誌》六卷，《漢書雜誌》十六卷，《管子雜誌》十二卷，《晏子春秋雜誌》二卷，《墨子雜誌》六卷，《荀子雜誌》八卷、補遺一卷，《淮南內篇雜誌》廿二卷、補遺一卷，《漢隸拾遺》一卷。王念孫去世後，其子引之又續將他的遺稿編為《讀書雜誌餘編》二卷，上卷收一百二十條，計《後漢書》二十一條，《老子》四條，《莊子》三十五條，《呂氏春秋》三十八條，《韓子》十四條，《法言》八條。下卷收一百四十一條，計《楚辭》二十六條，《文選》一百一十五條。

《讀書雜誌》的主要貢獻在兩方面，一是校勘學，二是訓詁學。王念孫校書的方法，《淮南內篇雜誌》卷二十二他舉的六十二個例子已經解釋得很清楚，不必在這裏重複一遍。只有兩點須要特別指出：第一，他校勘古籍，除了網羅同一書的不同版本外，兼及字書、韻書，以至其他書，不管重出的文字是否同源。此外，《太平御覽》、《藝文類聚》等類書，王念孫更是廣為徵引。關於用類書作校勘根據的問題，歷來都有爭議。批評王氏的人，也多從這點說起。例如朱一新《無邪堂答問》卷二便說：

高郵王氏父子之於經……精審無匹，視盧召弓輩，亦遠勝之。顧往往據類書以改本書，則通人之蔽。若《北堂書鈔》、《太平御覽》之類，世無善本；又其書初非為經訓而作，事出衆手，其來歷已不可恃，而以改數千年諸儒斷斷考定之本，不亦僣乎。①

但以類書為根據的校勘成果又是怎樣的呢？不妨以王校的《淮南子·兵略篇》為例說明一下。王念孫校《淮南子》的時候，手邊的善本只有《道藏》。他還未能見到宋本，②當然更沒機會看到日本古鈔卷子本《淮南鴻烈兵略閒詁第廿》了。按古鈔卷子本《兵略篇》自篇首起，至「國無守城矣」止，僅存半篇。王氏校《兵略篇》共得四十一條，其中二十五條可以與古鈔本比勘。對照之下，我們發覺其中十五條是王校與古本相合的。而這十五條王氏用《御覽》的竟佔七條之多。當然，王氏所用《御覽》的各條，都是經過嚴格選擇的。例如《兵略篇》「非利土壤之廣，而貪金玉之略」兩句，《御覽》引「略」作「賂」，《文子·上義篇》「略」亦作「賂」，但王氏沒有根據《御覽》、《文子》去改《淮南子》。事實上，此字古鈔卷子本正作「略」。從此可見王氏絕對不是隨便盲從類書的。



《讀書雜誌》資料便檢  
(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)封面



《讀書雜誌》(王氏家刻本)書影

第二，先秦古籍都經過一段用隸書鈔寫的時代，因此隸體形近而譌的例子很多。王念孫是第一個注意到這方面的校勘學者。這裏舉一個例子看看。《淮南子·兵略篇》云：「因其勞倦怠亂，飢渴凍渴，推其捨捨，擠其揭揭。」高誘《注》云：「捨捨，欲臥也。揭揭，欲拔也。」王念孫云：

《說文》、《玉篇》、《廣韻》、《集韻》皆無捨字，捨當爲捨，字之誤也。(注同)捨，古搖字也。(《考工記·矢人》「夾而搖之」，《釋文》：「搖，本又作捨。」「《漢書·天文志》：「元光中，天星盡捨。」)注內「欲臥」，當爲「欲仆」，亦字之誤也。搖搖者，動而欲仆也。因其欲仆而推之，故曰「推其搖搖」。武王《戶銘》曰：「若風將至，必先搖搖。」意與此相近也。《太平御覽·兵部二》引此，正作「推其搖搖」。隸書捨字或作捨(《漢書·司馬相如傳》「消捨乎襄羊」)，因誤而爲捨。《管子·白心篇》「夫不能自搖者，夫或捨之」，捨亦捨字之誤。蓋世人少見「捨」「搖」二字，故傳寫多差。③

古鈔卷子本「捨」字正作「搖」。

至於《讀書雜誌》在訓詁學上的成就，值得大書特書的地方就更多了。現在只提出最重要的一點：王念孫說過，推尋古書字義，必須「就古音以求古義，引伸觸類，不限形體。」又說「詁訓之旨，本於聲音。」④學者因為受漢字形體的影響，解釋字義時經常為字形所囿，對於形體懸殊的字在意義上的關聯，往往難以掌握。王念孫利用他豐富的古音知識，撇開字形，把古音聲同聲近的字貫串起來，這在千多年《說文》影響籠罩下的訓詁學的確是一個大突破。

《讀書雜誌》雖然對校勘學、訓詁學有這樣大的貢獻，但全書並無索引，所以這樣豐富的寶藏，一般讀者缺乏鑰匙，無法打開，只能望洋興歎。現在陳雄根先生的

# 書和人

《〈讀書雜誌〉資料便檢》⑤出版了，正好彌補這個缺憾。

《便檢》一書將《讀書雜誌》有關文字訓釋、通用、譌誤、古今字、異體字及特殊讀音字都彙集在一起，以詞頭的漢語拼音為序，後列《讀書雜誌》家刻本及《國學基本叢書》本卷次頁碼，書後附部首檢字及四角號碼索引。

《便檢》一書不只方便讀者尋檢《讀書雜誌》所釋字詞，而且對我們研究王念孫的著作有很大幫助。我們知道《讀書雜誌》是以書為單位的。限於體例，條與條之間並無聯繫。有的詞如果在不只一處出現，王念孫前後的解釋有沒有矛盾的呢？有沒有此詳彼略的呢？有沒有互相發明的呢？這種種問題都因為有了《便檢》而令我們的研究有一個新的角度。《便檢》把有關聯的各條彙集在一起，使我們可以一起讀，這就可以收融會貫通之效。此外，利用《便檢》我們也可以將此書與王氏早年的著作如《廣雅疏證》作一比較。

《便檢》除了作為一本索引書外，本身也是一本很實用的通假字、正俗字、古今字、異讀字、正譌字字表。我們日常看書碰到不可解的字詞，只要翻查《便檢》，往往就可以立刻知道這個其實是譌字，或者是某字的假借字，而不必動輒翻檢《讀書雜誌》原書。綜觀《通檢》全書，只有一處應該提議編者予以考慮，這就是符號繁多，書首的「凡例」雖然解說詳盡，但如果能將「符號」與「說明」製成一對照表，這就更方便讀者查檢了。

- ① 朱一新《無邪堂答問》，清光緒二十一年（1895）廣雅書局刊本，卷二，頁三十三下至三十四上。
- ② 王念孫《淮南內篇雜誌》卷二十二云：「余未得見宋本，所見諸本中，惟《道藏》本為優。」（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年7月影印王氏家刻本，頁一上〔總頁962〕）順便一提，《四部叢刊》影鈔北宋本《淮南子》卷後附有一段陳奐的文字云：「此北宋本舊藏吳縣黃堯圃百宋一廬，後歸同邑汪闓源家。高郵王懷祖先生屬余借錄寄至都中。遂倩金君友梅景鈔一部，臧之於三百書舍。顧澗蘋景鈔豫大其買四十金者，即此本也。道光四年二月陳奐識。」按陳奐只是說請人鈔了一部《淮南子》，而這部《淮南子》卻收藏在自己的三百書舍中，那末王念孫生時究竟有沒有收到影鈔本就不得而知了。
- ③ 《淮南內篇雜誌》，卷十五，頁十上至十下（總頁902）。
- ④ 並見《廣雅疏證序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6月影印清光緒初王氏家刻本，序頁一下。
- ⑤ 陳雄根編《〈讀書雜誌〉資料便檢》，香港：中文大學出版社，1989年。